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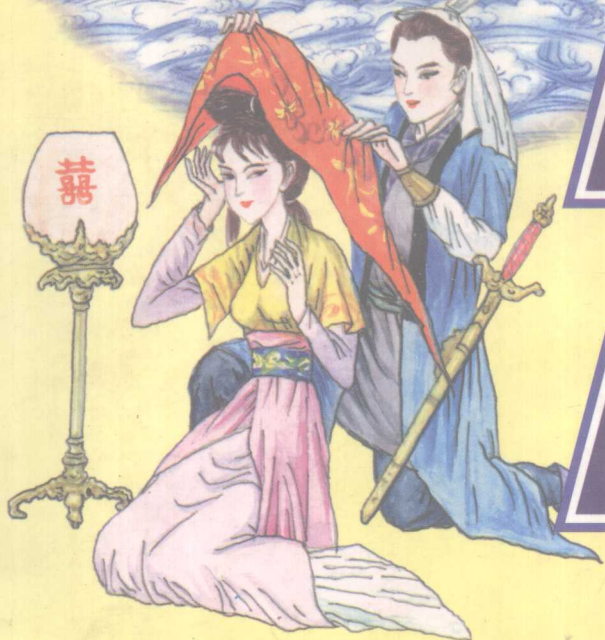
远  
方  
出  
版  
社

冷

雨

香

魂

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

忆文作品集

下

冷  
雨  
香  
魂

远 方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胡丽娟

封面设计：新 天

忆文作品集之二十：

冷雨香魂

---

作 者：忆文 著  
出 版：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 
社 址：呼市新城區老缸房街 15 号  
印 刷：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  
厂 址：新乡市郊区北干道西段  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  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：196.5      字数 3452 千  
版 次：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：1—5,000 册  
统一书号：ISBN7—80595—431—3/I·215  
定 价：332.20 元(本套 41.80 元)

---

(如有装订、印刷错误，请与承印厂联系)



责任编辑: 胡丽娟

封面设计: 新 天

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

# 目 录

( 冷 雨 香 魂 )

- 第十章 智勇胜七关 ----- (411)
- 第十一章 武林危机 ----- (458)
- 第十二章 权宜之计 ----- (502)
- 第十三章 魔窟尝艳 ----- (544)
- 第十四章 群魔争雄 ----- (586)
- 第十五章 盟主之位 ----- (642)
- 第十六章 生死之间 ----- (698)
- 第十七章 请君入瓮 ----- (726)
- 第十八章 论剑伏魔 ----- (769)

他有生以来，要以目下最是迷茫惶惑，这种种现象，在武林中根本不可能发生。尤其是鲁氏四魔这等凶人，居然也遵守武林规矩，相当有礼，刀下亦不杀人。

台上的鲁二兄弟忽然向汤炳炎说道：“尊驾也猜一猜咱兄弟如何？”

这两人也是长得一模一样，由于没有虬髯之故，显得年轻得多。

汤炳炎定睛打量他们兄弟，全台之人，无不向他注目，瞧他到底猜是不猜？汤炳炎突然仰头闭目，似是需要思索一下。

但很快便又睁开双眼，点头道：“好吧！总得让你们兄弟心中服气才行。”

鲁二兄弟报出名字，一个是鲁二虎，一个是鲁二豹。

汤炳炎不在乎地瞧他们一眼，掉转身子。

鲁二兄弟跃落台下，奔到黑暗之处，片刻回来，往台上一站。

汤炳炎回头一望，伸手指住右边的人道：“你是鲁二虎。”

鲁二兄弟然相顾，道：“咱们服气啦！只不知尊驾从那一点辨认出咱兄弟？”

汤炳炎淡淡道：

“你们兄弟的双子魔星诀练到第二十七层之时，天地间再无人认得出来。”

鲁氏四魔讶骇相顾，都露出凜然之色。

原来他们兄弟的“双子魔星诀”，虽然有许多人知道，但这“双子魔星诀”有二十七层，却是一个秘密，外人从无知者。

那汤炳炎 既然说出这等秘密，可以推知他的武功深不可测。他们心中一凛，不敢多说，草草报拳行礼，牵马下台而去。但他们并非一直向第二关走去，却在数丈外就停下来，低声商议此事。

段云扬眼见他们下台去了，马上就攻打第二道大关，心中甚急。

查看之下，发觉岗哨甚密，若有悄悄溜过，不让她们察觉，简直是不可能之事。他也曾打横查看过去，才知道辣妹帮之人，竟是一个接一个的横向延伸，也不知伸延多远。假使来个大包抄绕过去的话，只怕陡然来回奔跑，白费气力，到头来那边另有别的门派之人防守。因此，他放弃了大包抄之计，想了一会，决定冒一次险，赌一赌运气，他取出铁钩神抓，选定十丈外一株高树，黑夜之中，依稀只见那树黑呼呼的大略形态。但现在已顾不得失手的可能，暗暗运功准备。

他定须等到有人闯关，近处的岗哨都分散心神之时，方可出手施为。因此，他忍耐等候，奇怪的是那鲁氏四魔居然还在路上商量没停。

等了许久，段云扬真怕天色发亮，更是无法偷渡。

忽然一阵婴儿啼哭的声音升起，静夜之中传得老远，人人都大感惊讶，心想此时此地，那里来的婴儿？

但见两道人影奔来，霎时已走近木台站定，全身暴露在明亮的灯光下，使人不由得一怔。原来这两人一个是垢面蓬首，鹑衣百结的乞丐，又老又脏。若是在路上碰到，相信很多人要掩鼻而过。

这个老乞丐左手一根竹杖，右手一根皮鞭，也不知干什么用的？身上挂着四五个竹筐和一只大葫芦，背脊微微伛偻，老

态龙钟。

另一个却是个妇人，衣衫整洁，颇有几分姿色，扬眉飞眼，媚态横生，手中抱着一个婴儿，这刻尚在啼哭，这妇人轻轻的哄拍，一片爱护之情。

她和那老乞丐站在一起，成为极鲜明强烈的对比，使人觉得这景象不顺眼和恶心。

这妇人背上的衣服，却大见破碎，露出白晰的背肌，夜风过处，衣上碎片，飘摇不定。

她向台上之人缓缓扫瞥一眼，咯咯笑道：

“老不死瞧啊，这儿倒是真象那么回事呢！这些人是谁呀？”

老乞丐目光扫射一匝，只在汤炳炎面上略略停了一下，口中答道：

“娘子认不出，我老叫化更认不出了。”

他的声音沙哑无力，好象快死的人一般。

那妇人道：

“老不死，你三天没有要到饭了，怎生养得活奴家？你再也不弄些什么吃的喂我，可别怪奴家跟别人私奔。”

她那对眼睛在梧桐山朱家那几个小伙子面上转来转去，煞有介事一般。

老乞丐突然挺直身子，怒道：“什么！你想私奔！”

一扬皮鞭，唰的一声，向她背后抽落。

那妇人竟不闪避，被鞭子抽中，衣服登时破得多，白晰的背肌上，清清晰晰地现出一道鞭痕。

她虽然还含着笑容，但面上肌肉颤抖，显然因这一鞭疼痛攻心。



她深深吸一口气，叫道：

“老不死打得好，奴家就是想跟别的汉子私奔……”

老乞丐怒声道：“你敢？”

她道：“奴家有什么不敢，先打死你的命根子……”

啪的一巴掌，打在婴儿身上。

那婴儿本已不哭，一掌落处，又呱呱地惊啼。

那妇人劈劈啪啪连打了四五巴掌，但那婴儿胖胖的腿上，都现出掌痕、指痕。

老乞丐扬鞭猛抽，唰唰之声不绝于耳，眨眼间，已抽了她六七鞭之多，但见她背上裸露一大块，鞭痕斑斑。

梧桐山派人中，朱英捷脾气最烈，陡然跳起，厉声道：“把那孩子放下。”

老乞丐垂手停鞭，嘿嘿笑道：“娘子，老叫化劝你还是乖乖听话的好”

那妇人媚眼半闭，射出满足的光芒，但面上肌肉仍然在颤抖，显然剧痛犹在，她没有理会朱英捷，口中发出舒服透顶般的呻吟声。

朱英捷跃过去，正待伸手去抢那婴儿，只听朱大娘子厉叫一声：

“阿捷住手，回来！”

朱英捷怔一下，缩手回头道：“这女人凌虐小孩，咱们竟不理么？”

朱大娘子还未回答，那妇人尖笑一声，道：“给你吧！”

双手一扬，竟把那婴儿向朱英捷丢去。

朱英捷转眼瞧见，伸手去接。

朱大娘子喝道：“不要接！”

朱英捷那里肯听，一伸手已接住那个婴儿，这才回头道：“为什么不接？如若不理，孩子岂不是摔死了？”

老乞丐面露惊讶，向朱大娘子望去。

只因她阻止朱英捷接住婴儿的那一声喝叫，强劲震耳，一听而知，必是一流高手，内功深厚无比。同时她竟然瞧出蹊跷，出声阻止朱英捷，亦是非同小可。

婴儿啾呀哭叫，手舞足蹈。朱英捷虽然身手矫健，气力甚大，但生怕抓痛那婴儿，是以抱得甚是困难吃力。

朱大娘子突然站起身，颤巍巍的走近朱英捷，伸出拐杖，杖尖挑住婴儿背后，喝道：

“孩子放手。”

朱英捷不敢有违，放开双手。但见那婴儿平躺在拐杖上，虽然不住挥手条足，竟不跌落地上。

朱大娘子眼皮一睁，眸子中射出精光，凝视着那老乞丐，道：

“高帮主，这小婴儿还给你。”

拐杖一送，那婴儿呼一声，凌空飞去。

老乞丐一手揪住他的小胳膊，众人见了都不禁一惊，生怕婴儿胳膊受不住这力道，立时断折。

谁知那婴儿稳稳停住半空，一望而知，老乞丐化解对方拐上力道之时，手法细腻奇奥，高绝一时。

那婴儿在空中飞来飞去，反而觉得好玩，不但不啼哭了，还嘻嘻直笑，老乞丐把婴儿丢给妖媚妇人，道：

“娘子！好生抱住，别送给人了，这一位是行家，玩笑开不得。”

朱大娘子转身一伸手，五指扣住朱英捷左手间的“曲泽”

“尺泽”“少海”三处穴道，沉声道：“孩子，你可有奇异的感觉？”

朱英捷道：“好象手掌有点麻痒。”

朱大娘子哼一声，似是责备他不听话，以致中了敌人暗算。

但此时此地，却不便申叱斥责，转眼向老乞丐望去，突然霍起笑容道：

“高帮主，咱们昔年在朱家中，曾有一面之缘。你是贵人事忙，想必早已忘记我这个老太婆了。”

她忽然大笑叙旧，心中打得什么主意，人人皆知，不禁一阵骇然。

只因她朱大娘子的声名，连关外鲁氏兄弟也对她不敢失礼，可见得当真是厉害角色。如今为了孙儿性命，竟低声下气的跟老乞丐拉起交情来，由此可知，这老乞丐的手段必定极为恶毒厉害，才能把朱大娘子降住。

那乞丐恍然道：

“你就是朱大娘么，恕我老叫化年老昏耄，竟没有认出是你，这孩子是谁啊？”

朱大娘子道：“是老身的孙子。”

老叫化叹口气，道：

“你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，但老叫化仍然没有后代，实是可悲。”

朱大娘子道：

“小孙子不识高人，得罪了高帮主，还望帮主给老身一个面子，赐予解药。”

老乞丐转眼向妇人道：

“娘子，这一位是梧桐山朱家第一位人物朱大娘，她的话你都听到了，解药是给也不给？”

妇人面色沉寒如冰，冷冷道：“不给。”

老乞丐道：“你最好别得罪她，还是把解药拿来吧！”

妇人又冷冷道：“不行，你不用再说了。”

老乞丐耸耸肩，向朱大娘子作个无可奈何的表情。

梧桐山派方面的人全都起身抽出兵刃，人人面色铁青，准备上前一拼。

朱大娘子回头道：“拿把刀给我。”

一个少年奔出去，一手接住拐杖，一手把刀献上。朱大娘子抓住长刀，面色铁青，眼中射出仇恨的光芒。

但见她左手一抬，朱英捷的手便不由自主的高高竖起，朱大娘子恨恨的盯了老乞丐和那妇人一眼，提起手中长刀。

朱壮飞噓地跃到她身边，道：“大姑妈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蓦然出刀，架住了朱大娘子向朱英捷手臂斩落的长刀，发出“锵”的一声。

众人这才知道朱大娘子竟是要斩孩子的手臂。

假如是因为他手掌已经中毒，非砍断不可，一如壮士断臂的话。则她的决断以及老乞丐的施毒手段，都太以骇人听闻了。

朱壮飞道：“大姑妈，难道不能再等一会儿么？”

朱大娘子道：“拖延越久，危险越大，为了捷儿性命，非断去一臂不可。”

朱壮飞道：“这位高帮主是谁？”

朱大娘子哼一声，道：

“好！我告诉你们，嘿！嘿！反正我今晚决不让他活着离

开此地。”

老乞丐怪笑一声，道：“娘子，听见没有？你这祸闯得大啦！”

妇人冷冷道：

“有什么了不起，最多你们同归于尽。你这老不死的若是活不成了，我好趁早改嫁。”

老乞丐大怒道：“贱人，你找死！”

手一扬，噓噓鞭声起处，连抽了三记，鞭鞭都结结实实的抽中妇人后背。

她被鞭势抽得向前冲了两步，全身发抖，痛得面上变色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但又裂唇而笑，眼中露出强烈的满足神情。

只听朱大娘子道：

“这个老叫化乃是昔年横行三湘一湖的鹑衣帮帮主，姓高名观澜，他除了武功高强之外，更擅长用毒，想来那婴儿衣服上附有毒针之类的暗器，阿捷接住婴儿之时，不知不觉刺破了手掌，被剧毒侵入。这高观澜天性残酷恶毒，平生杀人无数。身边总有一个女人跟随，任他鞭挞虐待。现下这一个女人，已不知道是第几百个了，奇怪的是这些女人都甘心情愿的让他糟塌。”

老乞丐高观澜呵呵笑道：“朱大娘居然没有歪曲事实，倒也难得。”

朱大娘子没理会他，接着道：

“他在江湖为祸多年，最后终于被那段氏姐妹和冷血天使逢道两人扫平了鹑衣帮，高观澜也负重伤遁走，直到如今，相隔三十余年之久，他竟又重现江湖。”高观澜笑：

“我若不是为了逢道和莫云飞的仇恨，今日也不赶到这儿

了。嘿！嘿！我老叫化早晚要锥平天龙会，杀尽莫云飞全家，你等着瞧吧！”

朱大娘子冷冷道：“这也未必，你今晚能活着走下此台，再说大话不迟。”

高观澜一撇嘴，道：

“梧桐山派朱家只不过是“安家七掌”和“朱家二十四腿”两种玩艺儿罢了，老叫化几时放在心上？”

朱大娘子道：“虽是小玩艺儿，但凭你高观澜，未必就能安然闯得过。”

她手中长刀略略举高一些，口中问道：

“孩子，现下那阵麻痒之感已蔓延到腕上了是不是？”

朱英捷面现愧色，道：“正是！婆婆即管下手，孙儿挺得住。”

眼见那口锋利的快长刀便要落下，左角上的汤炳炎突然冷笑道：

“慢着，区区之毒，何须断去一臂？”

老乞丐高观澜面向着妇人，双眼却斜斜睨视那汤炳炎，怪笑连声，道：

“娘子，有人竟用不着你的解药，就能治好那断呢！”

那妖媚妇人道：“这家伙是谁，我看着很顺眼，直想跟他泡一泡。”

高观澜面色一沉，道：“我们先瞧瞧人家的手段再说。”

汤炳炎起身离座，缓步行去，掠过那妇人身边。那妇人好象想出手暗算，但忽然忍住，竟没有出手。

汤炳炎似是毫未觉察，一迳走到朱大娘子身边，左手藏在胸前，手指弹处，一粒丹药飞出，投入朱英捷口中。

由于他身形挡住，是以老叫化和那妇人没有瞧见。

他脚步一停，站在朱英捷前面，伸手出去，抓住他的手肘，一股内劲透入，竟把朱大娘子的五指弹开。

朱大娘子万万想不到这汤炳炎的内功修为如此精纯深厚，吃了一惊，同时也生出信心，缩手退开两步。

那汤炳炎托住朱英捷手肘，淡淡然道：

“我有一种特别法门，可以把你血液中毒素，从伤口迫出来。你现在瞧一瞧掌心。”

朱英捷摊开手掌一瞧，道：“果然有一滴黑血。”

“行啦！你用清水洗净手掌后，便可无事。”说罢，回转身子，缓步行回他的座位。

老乞丐和妇人都有点发楞，大概是他们施毒以来，从未有人能使用特别手法就可以化解。因此，他们对这个汤炳炎实在感到万分莫测高深，不敢随便得罪他。

朱大娘子喝退朱英捷，双目凝视着老乞丐，厉声道：“你们上吧！”

老乞丐哼了一声，微佝的背脊陡然挺直，丢掉皮鞭，伸手深入竹筐内，突然取出一条鳞纹斑斓的毒蛇，粗约手指，少说也有六七尺长。毒蛇一离筐，立时在他手上迅速绕起来，缩成一团，宛如一个锦球。

汤炳炎突然冷冷道：

“过关规矩，严禁杀死守关之人，高帮主想必也记得的。”

老乞丐眉头一皱，道：

“老叫化平生出手，无人不死，这个禁条倒是个大大的难题了。”

段云扬听得大奇，心想：

“那汤炳炎 宣布的禁条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他自然无法猜得出，是以查明真相之心更坚。

他深深吸一口气，正要实行冒险之计，趁这刻人人注视台上之时，用铁钩神抓飞渡过严密的警戒圈。

忽听那台上的俏丽侍婢小馨大声说道：

“负责岗哨之人小心，莫要一味瞧着台上，被人趁机混入。”

段云扬一怔向那小馨恨恨的瞪了一眼，打消了飞渡之心。暗忖！这个死婢子太厉害了，好象已估计到我想行动，特地叮嘱一声。

心念一转，悄然退出十余丈，这才转回大路上，取出一条黑布，蒙住嘴鼻。又把斗笠压低，这才举步向木台走去。

此时但见朱壮飞已率了四名子弟，联手力斗老乞丐。

朱大娘子已退回座位上。

大概这是汤炳炎 的规定，不许朱大娘子出手。

段云扬瞧了七八招，就深信那汤炳炎 宣布的禁条，果然真有拘束力量，老乞丐真不敢使毒手加害把关之人。

他想不出这个道理，便举目遥望，目光越过第一关，但见鲁氏兄弟动身向第二关驰去。

斗然间，蹄声从身后传来，他让开一点，站在路边，回头望去，这才发现竟是群人赶来，有的徒步，有的骑马。

霎时已到了切近，他们人数虽然不少，却没有一点声音。

段云扬定睛一看，竟认出了不少人。最先认出的是燕赵散人黄石三怪欧桀、楚鳌和燕狂生。

这三人一式的黄绸长衫，须发白了大半，比这昔年追劫于他之时，显然苍老得多了。



他们的左臂齐肘以下都不见了，可知那一次尸魔党的贺人魑、辣妹帮的朱涓等四个凶人，果然追上了他们，一人断去一臂。

此外，他还认出得胜堡的二郎、四郎、五郎以及天蝎星君科布多等人，其中有七八个一望而知，是他们的得力手下。

除了这些认得的或是看得出来历之人以外，尚有十余人，俱是神态凶悍之辈，一望而知，尽是黑道上有名人物。

其中有一个人长得白白净净，年约三十四五左右，外貌俊秀。

段云扬忽然觉得此人很值得注意，再三打量，却没有线索可以推测出他的身份来历。

这一大群人在台下停住，凝神观看台上的激斗。

这时那鹑衣帮帮主高观澜施展绝艺，只见他手中的锦鳞毒蛇猛然自行侧卷，缠住了朱壮飞的钢棒。

朱壮飞运足内力一抖，左掌寻暇抵隙的向高观澜胸口要害劈去。

同时之间，刀棍剑棒数般兵器四面夹攻而至。高观澜既不能向后闪避，还须腾出一手抵御最先砍到的长刀。

眼看这一招定可击败高观澜，那知他怪笑一声，身形疾然飞起，竟是借朱壮飞钢棒一抖之势，冲天飞起，这期间只用左手拨开长刀，看来一点也不困难。

他飞起两丈，飘落一侧，手中的毒蛇已卷作一团，宛如一个锦球。他举起左手，表示停战。朱壮飞一摆手，人人都凝身止处，没有追扑上去。

高观澜道：“我老叫化刚才若是撒手放出长虫，你们难逃一死了，对不对？”